

忆旧·古运河

众生·人民路

锡城武术高手高童柏

董晓文

金志标

内家拳分形意拳、太极拳、八卦拳三大流派，它们有明确师承记载的历史，也仅仅二三百年来。形意拳史载最早发源于山西，创始人明末清初姬际可。后来又发展成河北、河南两大支脉。河北形意由李洛能传刘奇兰、郭云深、刘晓兰等一脉，为河北大架。刘奇兰传李存义，李存义传傅长荣、薛颠、尚云祥等。为了抵御外夷入侵，1910年天津组织成立了“中华武士会”，李存义为总教习，之前李曾担任过义和团武术总教官，李存义过世后，“中华武士会”事务一度由傅长荣先生负责。

傅长荣，字剑秋，1879年出生于天津宁河县芦台镇曹庄村。自幼好武，先后曾拜申万林、刘凤春、李存义等大师门下习武。是形意、太极、八卦全能高手，一辈子与人交手从未有败绩。张作霖在沈阳成立“奉天讲武学堂”，傅剑秋接替大内高手宫宝田任讲武学堂总教练，并教张学良、张学成、韩光第、胡文通学拳，还兼作张作霖近身侍卫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张学良还写信给傅先生的后辈表示问候和关心。1933年，应江苏省国术馆馆长褚桂亭之邀，傅剑秋来到无锡，出任驻扎在惠山的项致庄部队武术教官，同时也在无锡地区授徒传艺，故傅剑秋先生是无锡地区内家拳的开拓者和奠基人。高童柏先生就在这个时期有幸正式拜傅先生为师，练习形意拳、太极拳、八卦拳等。

高童柏（1916—1980），家住无锡市中心后西溪皂荚弄，约现在恒隆广场那个位置附近。形意拳有三种练法，即明劲、暗劲、化劲。一开始傅先生传授高童柏先生的是明劲。形意拳授徒严格区分为门内弟子和社会弟子，对门内弟子的选择讲究“笨的不教，精的不教，穷的不教”。即使成了入室弟子，能得其真传的也仅十之一二。师父帮弟子掰好架子后，老师就不太教了，只是练拳时，老师有时会在旁边讲“懈了、没了、晚了”这些让外人摸不着头脑的话，只有置身于那种场境，有悟性的弟子才会理解其道理。形意门规矩，师父看上了得意徒弟，一定会选择在十分隐蔽的地方，秘密单独教授。高童柏先生学了几年明劲之后，终感到不满足，便暗中观察傅先生的生活规律，发现他练拳常常是在凌晨一点钟左右进行。傅先生当时住在市中心崇安寺大雄宝殿院子里，晚上院门紧闭，深更半夜在里面练拳，外人岂能得知。高童柏掌握这个秘密后，便向附近亲戚借了一个梯子，爬在梯子上偷偷窥看，结果发现师父自己练的与白天教自己的不一样，便问师父：“师父，你教我的拳怎么与你自己练的不一样呀？”傅先生十分警觉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高先生也不隐瞒，说是来偷偷看的，傅先生一听知道看家本领漏出去了，便顺势关照高先生，每天下半夜一个人去大雄宝殿院内跟他练。几个月下来，所有师

兄弟皆无法与高先生匹敌。当时，全国各地有不少武林高手，会慕傅先生之名来切磋武艺，傅先生多数会让高先生代劳。傅先生在无锡生活教拳十多年，晚年常对子女讲：“我的好东西都留在无锡了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高童柏先生长期担任无锡市武术协会副会长，多次带领学生赴省内外参加各种比赛，取得了不俗成绩。他的本职工作是北塘医院的伤科医生，由于他的内功深厚，所以他的推拿医术十分高妙，有不少疑难杂症，高先生运气发功，常常手到病除。某年，古柳先生学生袁清霓，被人打伤，卧床动弹不得，古柳先生开口请高童柏先生帮忙诊治。夜深人静，高先生背着一只药箱，来到袁清霓家里，帮他发功按摩，最后再敷上膏药，不久袁先生的伤就慢慢痊愈了。晚年师叔袁清霓来我家观赏书画，我便问他：“师叔，你的旧伤有没有复发过？”袁叔告诉我：“从未复发过。”高先生有一徒弟叫薛海荣，其夫人浦细妹手背生了一个疔子般的硬块，蚕豆大小，一碰即疼痛无比，表皮发黑，到处诊治不见疗效，薛海荣偕夫人找到师父高先生，请高先生诊治，高先生看后说：“小浦，你坚持一下，熬一熬，有点痛的。”说完用手握住患者的手，大拇指按住病灶，使劲发功约半分钟，患者先感到一阵剧烈疼痛，然后便觉得患处火烧一般发烫发热，回家一个多星期，患处就结痂，慢慢痊愈。我去薛海荣师叔家，亲眼见到浦女士手背上的疤痕。

高童柏先生的学生有胡法律、王永茂、宋道元、董欣宾、王良人、杨志刚、姚汝南、薛海荣等。我师父胡法律先生当初也住皂荚弄，与高先生是乡邻，胡师从小热爱武术，刀枪棍棒、拳击摔跤等无所不习，一身肌肉十分发达。有一天，胡师又风风火火地提着器械要出门去练武，高先生见了便对我胡师说：“法律呀，你不能再这样练了，再练下去要练坏了。”胡师不信，高先生便说：“你若不

信我们试试手怎么样？”胡师心想：“我不相信弄不过你这个骨瘦如柴的老家伙呢。”便说：“是不是真的？我要真缠个。”高先生说：“随便你怎样弄，我就坐在藤椅里不动。”说罢，我胡师就对高先生发动了疯狂进攻，使出浑身力气，结果每次我胡师刚要出手，总比高先生慢一拍，并且高先生浑身像弹簧一样，无论碰到他手、肘还是肩膀，都会被他弹出去。从此，我胡师对高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，遂正式拜高先生为师，天天跟在他左右学习，吃在一起，睡在一起近两年。

无锡近现代历史上有三位高人，阿炳（华彦钧）的二胡、古柳先生的书画、高童柏的武术，堪称无锡“三绝”。阿炳人生曲折，双目失明后，生活非常落魄，但古柳先生十分推崇他的艺术，在生活上还经常接济他，阿炳谢世后墓碑是由古柳先生题写的。古柳先生与高童柏先生更是莫逆之交，往来密切。古柳先生告诫学生：“你们画画再学点武术有好处的。”我伯父董欣宾、师叔王良人等去跟高先生学形意拳，就是秦先生介绍。我师父胡法律是无锡面点小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当初，高先生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关照我胡师给古柳先生送点白馒头去。三位高人简单清白的关系能长久维持，的确是惺惺相惜所致。

二十多年前，北京大学著名学者金开诚先生回来探亲，经常与我谈到无锡文化发展事宜，他总是说：“无锡文化有欠了，秀气拔光落了。”其实无锡文化是有深厚底蕴的，看看上面三位高人就知道这一点，但他们活着的时候，大家为他们做了点什么？如果当初对他们多一些关怀和呵护，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也许更大。我始终不信人们不辨黄钟瓦釜，只是小人和利益作祟是历来有的事，但我们应该懂得，今后子孙后代看我们，就如我们现在看他们三位那段历史一样，能留下来只有精神和艺术，印刷体的墓志铭大致不过五代而已！

开学了

临近开学的几天，孩子们好像特别忙碌。叫孙子紫豪来家吃顿饭，与往常不一样，很难成行。真能约定时间，我们也像接待大客人般尽力精心准备，烹饪水平不高，还会去饭店炒上几个他喜好的菜肴，然而吃的时候，孙子只是扒拉扒拉吃上几口，随即便打个招呼匆匆拜拜了。请妹妹来家里吃饭，再三嘱咐她把暑期里随爷爷奶奶的小孙女带上，也难成行。

隔了几天，兄弟姐妹家庭群里出现了几张照片，都是关于孩子们在忙碌的相片：孙子全神贯注，一丝不苟地在洗菜，还煞有介事拿了铲子在炒菜。妹妹家的孙女桐桐背对市博物院，在太湖广场像记者般神情专注地介绍着广场的前世今生……网上交流才知，这些都是暑假作业必须完成的内容。想想也是，让孩子们除了学习文化课之外，更多地掌握生活技巧、接触社会，了解本地风土人情，倒也一举两得，收获满满。

孩子们的举动，也勾起了自己孩提时开学前的许多回忆。

上小学时，虽物质匮乏，暑期生活倒是丰富多彩，同学们大都是近邻，无需什么通讯工具（当然也没有），好几个同学几乎可以天天见面，围坐在一起做作业，不懂的地方还可以做交流。除了作业，打弹子、玩洋片、看小人书、抛铁环，还到河边挖生河泥做泥手枪，甲乙双方手持泥枪，呼呼啦啦呐喊着，呼喊着，学着电影里的样子对垒打仗。到饭点时，各自一路小跑回家扒上几口饭完事。

上中学时，个头也蹿上来了，互相比身高，有时还趁大人不知道，擦肩与大人比肩。我们会结伴走向更远的地方郊游，约上三五同学，徒步惠山、蠡园。鼋头渚在心中是比较遥远处，不敢贸然前行，大家一路走一路互相嬉戏追逐。到饭点时，也学着大人的样子，手捏着捂得皱巴巴的那几个钱，到公园周围仅有的饭店点最便宜的饭食充饥。稍稍学会了游泳，烈日炎炎，就与同学们去郊外摸河蚌，我记住了父母的教诲，畏葸退缩，不敢贸然下池塘，只看着其他同学一个猛子下去，双脚踩蹬浮出水面，手捧壳上有着圈圈纹路、似一个扁扁大圆盘的河蚌。常与同学约好，在离家不远的文化宫桥（现清扬桥）附近的踏步道下水，游至对岸老工人文化宫的河埠头，游泳技术日臻成熟时，有时会单手托举衣裤游弋自如，上岸后像做了一件大事般，会兴奋好长一段日子。

临开学前，我们几个同学常常会接到老师口口相传的通知，提前到学校做开学前的准备工作。从内心讲，假期离校久了，真有点想念学校了，进校后会猛地发现，不该长草的地方长了齐膝高的青草；黑板报上原本色彩缤纷的图文都成灰白色了……端水、抹桌椅、更新黑板报，更换教室里旧的励志标语。一番劳动，汗如雨下。待正式开学时，看到久违的同学眼前一亮，将新书塞进鼓鼓的书包，脸上洋溢着笑容时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

摸着与我比肩的孙子的头，我默默地看着他，理了发越发精神了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，藏在眼镜后面的大眼睛炯炯有神，带着坚毅的神采，能想象他在课堂上一脸专注严肃和认真的样子。当他驰骋在足球场上，即使跌倒了，也笑着站起来前行，那样的坚韧不拔，那样的团结协作……但可能是在我们面前的缘故，不太成熟的脸上还带着一些幼稚。

想起在学校的那些人和事，也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，无论时代变迁，星斗转移，孩子们对学校的热爱和童真的内涵是不会改变的。

